耆舊續聞

宋陳鵠輯

者舊續聞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為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竝稱陳鵠者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掇拾頗多間或於條下夾註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置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為鵠之外弟又稱朱翌為待制公

陸軫為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苕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誌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間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耆舊續聞卷之一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為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為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抄漢

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
抄耶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抄矣初
則一段事抄事為題次則二字今則一字公離席俟
請不知先生所抄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
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
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
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
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暘云
中書侍制公罷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
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
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
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
廼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
作也若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耶前後名公詩話
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荊公之詩
為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
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
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荊公亦有強辯

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演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
公見而喜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
荊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耶
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詩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
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
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
孺莫不知之荊公作事動輒引經為証故新法之行
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冷斷橋斜路
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
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
不值於几案間閱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
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
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
從容詢及侍制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
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
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為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
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為孫和仲或朱希真所

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赶梅實扇鸞開翅数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摇摇雲母輕裳裳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藁本於公家今於湖集亟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為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謔必極其精妙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萬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瑶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臥羲皇又與秦師相啓鷄鳴函谷孟嘗縣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虜庭未幾縱還既而虜人復悔遣騎兵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曰見藺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彦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煞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兩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

但願殘年飽吃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
馬之客舊雨不來今雨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
焉知待制公之詩在當時已為前輩所推重如此蘇
訓直云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便是史之缺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
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
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忠厚之至後人見語頗無
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嘆曰今亡矣夫蓋嘆此句
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
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
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當為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
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為之倡後生競
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

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
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楊子云嘗稱其
美行子云於高帝世為近又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
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為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
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豈山
不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為是
哉此特辯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
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
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事後
素又發起予之嘆至於刑詩則削而去之今頌人詩
之二章無素以為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
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
之數又不可以槩論曾孝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
談論閒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真實處便是真知總以不知為知必是欺偽

底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人可以為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此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所傳授故曰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傳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為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媪携往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

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為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名也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為餘杭尉投檄出邑道逢一皓髮遽下拜之翁趋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孰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為異人公曰

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影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
欲學者何術耶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
欲授以黃帝房中秘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
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以秘訣
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即棄官徑歸其家築草堂三間
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
櫛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
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咫
步未嘗過而問為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掃其朝衣香
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
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
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為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
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迓河伯水官交代急遣
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
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舁斂輕如紙則
公為水仙矣
太傳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
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

狎至觸墮其幕貴宦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為士不克自檢何耶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脱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班竹簫詩當釋子罪蓋用班竹簫為幕也士人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撼撼動簫帷綉户朱門鎮日垂為愛好花成片段故教高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裹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為上客子逸云

呂紫微居仁嘗云大凡為文必要悟其入處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

耆舊續聞卷之一終

陸氏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纔纔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游頗密公嘗謂余曰魯直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為佳但後擬用楊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迹

鬼氏云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楢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楢新蘂一枝開永簟堆雲譽金樽瀲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中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淺薄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其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録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為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蓋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濕紅濕二字以為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濕流光與花間集一簾疎雨濕春愁之濕辛幼安詞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為佳不知趙德莊鷓鴣橋仙詞云春愁元自逐春來却不肯隨春歸去

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藁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艷句後人好為謔語唐詞多令曲後人增為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前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云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映金壺漱灩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云無一衆揮塵高談倚欄長嘯下視鱗鱗屋轟然何處瑞龍聲噴薪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徹漢髣髴如懸瀑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瀛氣盈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水玉觀公之詞亦可以知其風流蘊藉矣

黃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筭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棟盡寒枝不肯棲取興烏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苕溪漁隱詩話迺云鴻雁來當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蒿藁間此亦語病當為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

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
鶯引新鵆過而以櫻筍為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
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
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襍録云康
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内庫有
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軏
雷聲而傳斡注亦以軏為証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
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筮子斷句云寂寞
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
歌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楊州十
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舊注云汴京
舊有十三樓非也
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
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
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
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
又唐逸史許攄暴卒後寤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十里下山空月
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
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
成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延知陸辰州得
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為妄誕

相傳以為橄欖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
南人耿橄欖不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
如南海印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
又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卯蓋
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為別有故事不
知此只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
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間平磧中
掘數尺有　鹽紅紫鮮味甘本朝建炎間亦有貢紅
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
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
韓退之荅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考古
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
自然工夫庶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
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周禮及
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
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洒掃應對進退
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
學而上達學者當以質直為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
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匡之直之
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
直以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
是菩薩淨土歷觀古人為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

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為一生受用（說受用已是不是只要成自己之性而已大凡為學須以見賢為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勞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畜無異今人於有執者則能屈而於賢者不能尊是未之熟思歸退之作師說曲中今

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為榮今人以為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為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談博中來也

後生為學必須嚴立課程必須數年勞苦艱道途疾

病若可少瘉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
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古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
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
惟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為法
老蘇作文真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老
杜歌行并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外弟趙承國至誠善樂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
其良也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
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過於楚州寶應求余
論為學之道甚勤因録余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
之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考人
印証也

古人年長而為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
馬子立年踰二十甚知書人多以為懦弱後更激勵
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
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
學者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既以余言為然當有力行

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榮陽公之外孫也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亮惡但放籞軼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軼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及挽詞甚哀

王嵎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簡贈嵎曰此笏曾奉制策八三等曾召對議事

不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二字毋輕吾勞

宣和間重華葆真宮曹王南宮也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蔡蔡老携家以來珠翠闐溢僮僕雜行諸名士幾遺排斥已乃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逢韓駒子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言水北無人到亦有樂姍勃窣行俊大觀初

詩讀隨此

陳無已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荐無已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已甚慚訴於莘老子

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已走泗州間
携文謁之甚懽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已於文以子
固為師元祐初東坡率萃老李公擇荐之得徐州教
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已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
生也過六一堂詩畧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
雖適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
老不可待露草泣寒蛩蓋不以東坡比歐陽也至論
詩即以魯直為師謂豫章先生無已晚得正字貧且
病魯直荆州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
少游正字不知温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已殊不
樂閉門覓句為歎又與死者相對為惡未幾果卒也

耆舊續聞卷之二終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遍
隍中群臣應制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曰風生
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宿未中乃趙毓之子雍代作
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魯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辭
牧使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魯出也歲旦拜恭公恭
公迎謂六新婦魯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
輒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

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脩知之故除
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益恭公不由科舉
失於克攻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鼎無咎閑居濟州金鄉葺東皐歸去來園樓觀堂亭
位置極瀟灑畫用陶語名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
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鮮蔡儋州以甦送又葉夢得
謂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
寄蔡嘗歎每自歌其詞從之道語余夢無咎夢監泗
州稅伻祥也已而史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
者論罷令赴通川無咎不樂艤舟收稅亭下以疾不
起而蔡夢果有數乎
鼎詠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
凌厲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
國有赦又有已失青雲（雲）空老去之語後為西京筦庫
蔡元度留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荐忽謂鼎曰如子
之才何必上書之道固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
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而已多二字
許尚書光凝君謀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陽集最為

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荊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粲然君謀岐公塔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絶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為魯直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昉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為法前後參錯殊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絶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自丞相請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内公士美當國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

之也呂以使相罷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事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遺李氏者從其夫仕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紅蓼淡蘆敧曲水幾雙客與對西風扁舟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泠泠清夢到高堂

林文節子中帥并門席間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韻崶衆方操觚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和林公藥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雛雛帳下牙兵圍蔟藥又送偏官徑除監司林公押僚字徐婦和曰華衮自宜還舊物綉衣先見冠同寮監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旗旌旂車輅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更誦觀音菩薩數百遍其後老年亦不廢

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圖城中

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家余藏李後主七佛
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
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學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
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陳魏公之孫世功
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
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別
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閑裊鳳凰兒空
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藕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
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間韓氏呂氏人望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
置輔非韓即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又因持國以結
子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
政即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入爰立遂用晦叔為中
丞已而不合雖子華竭力彌縫亦不樂而持國晦叔
幾若世仇然介甫徵時與曾子固甚權曾又荐於歐
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
召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藕子瞻日録可考也
介甫晚歸鍾山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

客子來我亦暮年嗜一經每逢車馬便驚猜此蓋平
生之志非特丘壑之閒也 伯山云
評書謂年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
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忸不堪位置之
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墓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病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
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
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
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
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
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
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以無負於海内芾於真楷篆隸不
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有
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濶步氣
韻軒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

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絶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不為絶賞蘇黄米蔡筆勢瀾翻各有趋向然得杜康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回念東晋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系書惟錢塘吴説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採討命蔡京梁師成黄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脩成卷帙皆皂鷹鶻錦標褾白玉珊瑚為軸秘在内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後有内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蹟間有一二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顆然可驗 高宗御書賜書勛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為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國朝命妃未嘗行冊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詰授之凡降誥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御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曆間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宣麻畢宋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遞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冊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郊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冊禮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內廷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諢話天下傳為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宋祁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為衆所娟竟不至　地初在翰院時兄郊後更名庠字公序莒公執政一日

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為人兄而不能詔其
弟乎莒公知諫者因答云臣兄弟才薄非擾冒榮過
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畢同時上
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維揚子京守壽春凡貴臣出守
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遂入朝辭榜子宰相呂許
已得班許公於是愕然曰敏哉蓋欲放謝辭截其須
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叙述兄弟久叨至庇今茲外
補揚壽相去不遠盡出陶鎔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
相見此語宋氏子弟云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
說山中好其一云聽說山中好韓家閱古堂畫圖新
將相剡石好文章有譖於韓魏公者魏公於是亦不
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奎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献明肅太
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
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
為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衮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奏
議乃曰太后晚節恪於還政弗及永圖厥内闈之靚

閑樂外朝之焜照執鎮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衮率百官陳萬騎跪奉幣瓚歷見祖宗古今未聞典禮不載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旨差赴編修明道恭謝宗廟記所檢校勘故宋公奏議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事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軼先君修太常革禮求之故府而朝立案具在本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賢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余謂文忠於志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聞覩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於墓誌者不欲開後世弱人主強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為戒深矣

耆舊續聞卷之三終

耆舊續聞卷之四

閬州有三雅池潘遠記聞云古有脩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一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証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　矣余按廣韻盃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過曾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遣方士取鱠魚作膾人皆不解鱠魚作圖音讀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離輻重輜字偏旁作茴乃悟鱠為輜也然則考古有不可不慱叔皮

天禧元年八月勑自今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者許乘犾毛煖座餘悉禁止仍絕採捕此乃犾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書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朵并南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并誌之

曾元忠諫議云先朝郎官燕修日曆者衙上但稱兼著作無郎字

慶曆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燕判樞密院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

元憲知維揚王荊公為僉判代作賀啓三首內昭文一首宋公別撰塗抹殆遍前輩於禮儀語言間謹重如此宋氏藁副尚存頃獲觀之乃具錄焉荊公啓云恭審肅被寵靈叅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異禮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體辰職繇全德恭以昭文相公風華愽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常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豊規振俗遄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時師上方深拱以倚平愽謀而取重畀茲全貴欽若壯猷輿頌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繄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跫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宋公自作啓云右某啓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伏承誕膺明制兼管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昭文僕射相公業總將明地尊弼直綢繆三事敷燮九功穆駿假以無言涉大猷於同體屢還體冊專遜碩膚列

讓彌高群瞻益洽卿屬戎亭之警載緊廟畧之勤唯是本兵別歸謀幄彌綸雖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并統機庭之重特頒聖訓叅告治朝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恊修一德允賴於湯臣外撫四夷更先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意謂國朝未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也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麗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粘然文人

秀才二字庭大字寫
賀字連上寫不應跳
行

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緘啓新範載李秀才

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渙進聯閨彥某被遇有素赴抃慙後且賢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恭以某官率志雅遠持論忠實惜夫舒卷尚日淹晚今幸以材而掄擢必將副上之知所謂豪俊驟揚庭選佇見風節聳聞天下某成樂樊圃繫心京轂伏冀上為宗稷精治興寢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

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内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閒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為一罅潤不盈尺相傳指此為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為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烟極稍條但有云門寺猶存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畔採蓮女何也公云所謂採蓮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為虞世南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云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則為唐之勝境可知矣余因言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即今富陽縣絶江而東取紫霄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步纔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馭暨陽界至會稽山今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指以為在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為然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號為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栢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之數四代范仲淹為四路招討置府於涇州元昊擁衆臨界黑山戩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銃鼓聒天虜衆十萬不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觀此則守師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否也范文正公守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謇謇匪躬之節天下嘆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謝表云諸縣豐

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藉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
為歌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亦見
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
表未有不報之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論對官希旨乞
勿報行遂以為例矣

許下士夫云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嘗對衆云今時
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
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章笑久之
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謔諧先祖

丞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捷天覺應聲云某權
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捷下權字丞相笑未幾乃落
權字

子厚為商州推官時子瞻為鳳翔幕僚因差試官開
院同遊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
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
此着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有
道理既近耿銅沙鑼於石頭上擲響虎即驚攛崖歸謂
子瞻曰子定不如我異時奸計已見於此矣

耆舊續聞卷之五

古人作文多為伐山語蓋取詩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閟取是謂配天子極也又當見宋宣獻清詞用淵宗字亂淵分似萬物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温氏襟志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湿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為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内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

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為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巖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時親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却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不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為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前輩曰為文集叙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証以求奇也唐李石鎮荊南日崔鉉為從事未幾入為司勳員外郎歷翰林學士不二歲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鎮其賀崔相狀曰賓筵初啓曾陪尊俎之懽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蓋節度巡官李陟詞也其後崔

鉉為支使未幾入為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歷翰林學士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之化蓋崔澹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為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琛與之啓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觧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特為豪健張安道為曹修節度使副制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勲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王荊公知制誥見其藁深加嘆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

曾元豊為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若無全句可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為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

已坐客皆擊節賞之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詞云蘓某謫
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甚嘆服葢王
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寮和子發
詩曰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葢為此故
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
也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當撰虞新州為饒州刺
史誥高執以詣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汲黯何為坐致淮南之
懼魏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葢譚勉翁詞也其後勉
翁贈官汪彥章為之詞云雖甄濟陽瘖終逃天寶之
難而龔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識者美之吳丞相元
中諭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
百年繫父老誨訓之力徽廟極稱賞之又宣和末為
徽廟罪已詔云重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
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識者
韙之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

進忽叩夢卜之求又云徙唐尧於汾水之陽駭莫驚於思慮賛黃帝於逐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美之

元中居儀真時復職奉詞謝表云流年往矣漸知遽瑗之非此道茫然未頗漆雕之仕人皆傳誦王達可自翰苑出知鎮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擲筆金鑾殿睡起鳴笳鉄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曰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為承旨謝表乃盖以兩句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歐後也而馬不進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不合改禮部侍郎守蘄後落職責守滁王黼罷復職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喜照壁間而見蝎昨離楓下而聞鍾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曰閱劉禹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此也和勝
婆之浦江人也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
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
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蔡襄榜登科終於戶
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庚溪温叔皮雜志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
以商議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為執政
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藁上塗抹處以濃墨傳(傳)
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
故曰是他別人腳迹當時傳以為嗢噱自後舍人行
詞遇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遺鞋底
楊文公嘗草荅契丹書有鄰壤交驩之語草既進入
章聖自注其側云胤壤糞壤文公遽改為鄰境蓋當
時以改制為常又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進
封西平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湜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
先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扈軒陽之俄遷建漢壇之
未遂故茲遺命特付尅躬爾宜望弓劒以拜恩守疆

此條出湘山野錄

湘山野錄作實生眇躬

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叅大政

仁宗朝晏元獻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岳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章懿然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幼之托(託)難為直致才者雖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藁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抃承旨當筆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衍寔生測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藐嗟夫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遂叅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牓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誥詞畧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塵鄉版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昂)以自勵止期皓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鶚荐屢先於鄉版縱轡誠希於遠到摶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慶曆七年春旱楊察隱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扣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封言事金坡遺事

○自蘇子美監秦邸舊例鬻故官券以賽神因而宴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捃摭其事言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與秦邸之獄一時英雋斥逐殆盡有一網打盡之語故梅聖俞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羹傷衆賓蓋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為館閣重時宰探投上意乃引彭乘備數乘蜀人少時嘗欲贄所業於張忠定公因門僧文鑒求見僧先以所贄示公公覽之殆遍都擲於地乘大慚而退其繆可知矣及在翰林有邊帥乞朝覲上許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詔云當竢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城都兩蜀荒歉飢民流離況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云才度岩岩之崟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為咲後

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加祐丁酉李駙馬都尉和文之子少師端愨作來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槩歐陽永叔修王珪侍讀王源叔洙舍人韓子華絳永叔命名原叔題牓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物之盛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為相引用得人如此

當制詞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辭不拜命壽皇宣諭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為常但改之於未宣之前爾又有中書舍人權直崔敦詩時謝后自貴妃冊后內廷文事頗多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瘵疾臨卒有子尚幼手書一紙戒其子無學屬文悉取其所為藁焚之王右司公衮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其子文學恭軍范宗翰學士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璠盡璠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綸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之事絶相類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屬文為戒與實禹鈞麻布夢之訓子異矣此可以續金坡遺事

耆舊續聞卷之五終

耆舊續聞卷之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翁之嘆又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

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弯弓而相射文正公初
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
張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
丹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赴復奉使契丹辭表云
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雖下穹廬之拜禮當
枕塊忍聞夷樂之聲荆公尤工於四六並見本集呂
吉甫監杭州酒務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
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
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
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笈中出其一編皆元所
為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為詞臣多士猶未深
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
汝作惟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王安
中服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
其有文也會熙河奏捷覆道代為賀表云方叔壯猷
顧自嗟於老矣舉陶唐載尚希賛於康哉蓋能發其
徽也
南渡内外制多出汪内翰彦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

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燾朱新仲徐師川劉無
言後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
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晏安
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
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檄書曰為劉氏左袒
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
王綯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私者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於他
腸顏子庶幾尚何憂於貳過賜王綯為從弟投拜金
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
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
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加嘉王謝及第表鵬擊天潢之
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
芥知徽州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憩南
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洴澼以得封
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賀收復杭州
表河有防而蟻為之決稼大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嘯
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萑蒲之

兵折箠一笞投戈四簣戎旃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
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代郡臣勸
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幸率
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
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效
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横之兆靖康
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
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
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
狀云顧仙嶺之提鼇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
奇才謝内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
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
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伏除大觀
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職乃判潭州到任謝
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
示清衷之本意踦類鴈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謝

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
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宇日因前所荐舒光改秩後光以
賄敗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
其言信其行竟墮欺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舛有
罪於予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下
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
尤為清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
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
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
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到屣迎見之見洞
賓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
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八分書七言
四韻留與洎頗言將佐歷席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
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
也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
士來到岳陽城別我留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

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八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
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
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並見楊公談苑又
賣墨來來到閬州無端知府問蹤由家住北斗魁星
下劍掛南窓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
九日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
稱面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
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
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此東坡
倅錢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
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若雪屢見之其他
如磨鉄鏡舞盡鶴設僧供於長沙隱姓名於幽谷客
其異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遊毘
陵繫青結巾黃道服皂絛草履手持棕笠自題曰知
命先生自呼於市荊門守胡公儔聞其聲頗異延之
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
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
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為異人乃

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
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荊門
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
書信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却請回書客退開書通
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
畫像與在毘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
胡後守滁州為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為滁教距
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
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
仗劍攬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
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擲月中兎更向白
雲頭上飛其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
策干公不用後流落竄西夏教元吳為邊患及公撫
陝右書生姚司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
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
張元矣遂表荐官之又嘗題詩折關中驛舍云欲掛
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部將舊斬樓蘭劒買

得黃牛教子孫秉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云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食眠皆豪語也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為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為寇擾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囑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日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溷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逵飲中宵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為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住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眾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却為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　亦累及山門逵力諦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

其疑已謂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來
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
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虜庭舉業習之劳名
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
内數文德外拂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
遂冠榜首仕於虜中後為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
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為賀正使憑狐倨慢朝廷以
尚書張燾為館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動之意氣
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奉早為脩達少時
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砂溪一天
風雨龍移穴半在林巒無攀栖遺菜無人求好語種
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鵾鷄莫浪啼
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卧此
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
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
有許由至黄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
知吾道窮事業　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
寺中為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鴈云江南江北八

九月葭蘆伐盡洲渚濶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閑日自暉暉江南地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鴈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　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

耆舊續聞卷之七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六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文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温公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音耳関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為萋音又以中為蒸虫為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話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為歌荊楚人以南為難荊為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

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伸仰之彌高考官閩人中選古
今詩話

荆南進士為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
以添為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責烝餅陳輔
之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道跡
得縉雲令林藪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
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二
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
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吳以
歸宣和庚子盜起巖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峰
閣獨存主簿以為靡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翩
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
寺之浴堂故址別祕靡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
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書穎偕來館書於廳治之東
未幾書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書
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嚴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
力扣書書不可隱且言有女子每夕打扃而至與語

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委蘙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緑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閨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耶把而問爲與書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秘去來不時窓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為怪書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黄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君之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嘗求我辟穀方豈斷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為子保故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焚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書公勇為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焚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絶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逐游蜂過短墻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黄蜂自在飛

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
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鬢照波秧正媛黃雲
卧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愁之
詞皆艷麗懽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書生之
禍尤異余友人曾孝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加喜
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忽一夕
聞窓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剖憑誰訴惟有清
風明月知次夜復吟云曾穴窓視之彷彿有女子過
廡下但有雲鬟斜鬢若懶粧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遇
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絶之乃云妾本府君女又問其
年若干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粧云對粧慵覽鏡
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指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
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絶之女云
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妪百輩候迎
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肴饌酒果甚
設酬勸懽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為子撰曾問
無為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
酔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

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鷄年即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為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寔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為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窻外長嘆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随後女舉手指其負約翌旦孔呪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為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為常亦不復恠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憂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鷄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荐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為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蹭蹬不第年逾八袠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

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為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内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大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録之

温叔皮云三衢紫翼客滬瀆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觧太素脉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為處一方脉者竟不能為之乃指京師某人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脉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吃醫曰吃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咬之一兩日復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遍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内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脉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脉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

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
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
測今日偶不飲當為盡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
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為狀元文公大怒曰三
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
茂材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
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
文定公孫壻曾統云 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游上庠登舍選職學事
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為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
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擺卦肆一卦
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宰相
頗宠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
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即登旗亭痛飲決不與
此害公云吾為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箕
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
者默然良久云惟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頗公頗

不樂而去益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
蓋喜試以鄭珍其術可從鮮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
曰吾二人更名以五千令覆箕日者不納諭以覆看
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
同官後看者却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伊時當
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却來相謝公戲鄭曰術
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
恐無此理鄭徐荅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欲言公力
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南七歲無人鞠養將
與中貴為養女聞常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
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其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
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
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
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曰禽外館流連
踰日忽有快行屬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辈不知公寓
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伊事語未竟復至喜
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適問莫有
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項須至但貧甚

吾每賜之更寬兩日為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
奩具甚孚有銀盂在側持以予之曰漫為酒資可以
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
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賜卹誼過手足
鄭自此有居第庖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薇
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為貴妃
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冊后以紳為樂
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為太學博士
上即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試中書舍人
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冊知院六年拜少保
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
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為僚壻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罷除浙東機幕待次有
相士趙篛衣者謂某曰公面有憂色主服然便得見
任不待終更名為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
餘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
唯榻前特荐除太學博士及為給時趙來見某令看
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為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

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耶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飢餓以死其後四人皆知其言鄧公欲為之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 餘文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修屋無延坐處其家紿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記之亟呼曰二相公来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密珙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為幹官韓云二命皆秩改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為卿監後劉果為樞密但非使爾呂為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 秫 僉判元祖省試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臨試前一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荐問

省試得失曹不許之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伻相反耶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為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有時而差爾宗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不專在術耶

耆舊續聞卷之七終

耆舊續聞卷之八

王欽若鄉荐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荐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单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締視既退術者稽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

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鎔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奠公已真拜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為布衣侍其父罷江外女妻之馬公知江宁時陳執中以光禄寺丞經過馬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堯諫議一日在李侍郎虚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為相也黄朝美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援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貨鬻取貲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屠兒飲飪師皆貴矣余後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騏麟袍騏音佶雪攏胡音鶻欄干三百六十音諶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来客主張去声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加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横蒼莽邙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絶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悲度関河蒼茫間亦作側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今新城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顔真卿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爲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纂紹鴻圖之讖也莫非前定

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耶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柘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衷豈非威稜將及而符讖先著耶又劉貢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論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曰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柘已有此號矣

大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鄉擒賊必矣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為恩此與真宗幸澶淵校尉宋捷迎駕上喜以為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凰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深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

人或取其觜謂之鳳凰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即南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嘗集清遠合懽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為上自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鑄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巷燕支舖群婢即歎息以為燕趙之絕色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瓜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塩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塩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塩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用塩其來已久却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絶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君謨之說固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長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帶微綠為佳近日士大夫名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貢而夸茶不為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為貴今諸郡産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槩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盖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媟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淫之故

管宇泛海幾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過在此今人有媿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起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晁氏客語云怕人

知事莫萌心以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曆子日有所
為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貴見前
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于詩賦歌篇古調
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
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
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貴哉裴說補闕只行
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復行舊卷人有訊之者乃云只
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見知伻暇別卷哉余謂國初
尚有唐人之風趙叔靈清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
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数十篇閑
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溥成都日宋祁
公鎮益都為序其詩

耆舊續聞卷之八終

耆舊續聞卷之九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過楊徽之見其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頗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嘆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軒筆録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官者前揖曰吾閲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内

袞衣明藺散　中旗旆雜龍蛇縱橫筆落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猝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以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点不足重矣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閨啓鑰趨時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莞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翔鸞閣旁直瞰浴鳳池彩筆開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云為起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畫影清屋尾生烟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貢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梢簫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粲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

稱禁林宿儒累為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送於部郊奏
可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伻榮老鶴乘軒愧
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
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於閤門公後以
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元員外為余垂淚閤門前權
德輿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為公相以
元之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耿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
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以手摸之相傳以
謂索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
聲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
畫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
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
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為餅未必似要
令痴兒出饞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畧相似如月中
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折趾蓋訊之也楊次
翁守丹陽元章過都留數日元章好易化人書畫次
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

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爾因以訊之
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携黃筌梨花臥鵲於花中
歛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蓄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
唐之崔彝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絹
色晦淡酷類古縑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
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絹印後人矯為之遂還
其人以此觀之真贋豈易辨耶世之溺於書畫者雖
不失為雅好然亦一癖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猫臥
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
猫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
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
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森然其
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為蓋奇物
也景山因謫留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為圖并
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
四時其奇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寔如此不敢增損貴
可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

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爾豈公所謂世之工于畫者不能為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謂歐公方誇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聖俞則曰魯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為禎瑛一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倘貶此石之甚耶雖然此屏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寶而不為好事者奪豈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者乎

處昉為偽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量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特一澗水耳倘得言湧耶以此知其偽明矣觀贊自叙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点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偽作東坡註杜詩內有遺田父泥飲黃欲起時被肘云孔文舉就里人飲亦要妙胸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觚數被肘工部造詩更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点倘嘗讀其書此大疎脫處

有此書耶余謂筆頭湧若耶溪與胸中無國子監書
可謂的對後以語客客喬遂共發一咲
僞註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舊註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
僞註乃云張陵欲娶其妻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
聽之陵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
吟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特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
坡已載于筆録者餙僞亂真其言又皆鄙褻近日有
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註若吟詩瘦翠屏晚對
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
等事僞作東坡註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
引其註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
僞指為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録云東坡
煑猪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云仙録火候足之語
以為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
書為真後来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為李漢老非也乃晁叔用贈王
逐客之作仲甫為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

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搖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袍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語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黜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伊似茅舍踈籬指翰苑之玉堂若溪叢話却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又零落蓋零字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為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甫字明之自號為逐客有冤柳集行於世陸務觀云

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謂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柳輕拂黃金穗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穗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作黃金藥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

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晏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詩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辰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瑶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大悦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孚之內翰抄録以賜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詔欲傳賈客過鷄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説所不載者往往如於詩如内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録畧言甚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書剛琵琶米加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于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潜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於不朽

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鱉魚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詩人好惡去取不可强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此生字作伊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耆舊續聞卷之九終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若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婗其雄麗耳常藤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

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
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
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
厚南遷詩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
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
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
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
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過豁宿曆
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
曆余為大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
則害肚曆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所題詞
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
一懷愁恨幾千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
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
莫筆勢飄逸書于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
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

忍離後適南班士石其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
園中去婦聞之遺遺黃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
為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
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此園後
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
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兩斷西山
晚照明情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
箇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綉屏你曠早收
心呵趁劉郎復鬢未星又閑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
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閑居士巾幭蕭然
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于集
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最盛園亭甲
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
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絶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
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
公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
為雅唱後盼盼亦嵗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
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嬉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二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營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浮溪賀啓三年而奉詔策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結以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為訓剌用是得謗文肅賀除大帥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建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為訓已荅啟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子淵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啟云三棁正位人瞻衮繡之榮雙桂連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哀獻於虎拜稽首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為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為謝以為訓已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閒術者無從曉之爾徐興梁周昭生于乙酉王會張師德皆生于戊寅呂溱楊寘

皆生于甲寅賈黯鄭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世
皆生于辛巳陳尧佐王整皆生于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
王十九日錢二十以嘉祐二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
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灾然錢惟
少年榮進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福福寔均王公竟不
起端瑞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
時生而王出于貴胄盧起于軍伍王卒于邊藩盧薨
于廢帥事皆侔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耆有過於王
非以少年徼賤即青箱記
劉貢父王介甫同為考試官因忿爭介甫以惡語侵
放放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放以為
議罪大輕遂奪主判放謝表曰殲努射市薄命難逃
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
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豎人之田而奪之牛本
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来盡云
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犁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
勻貢父工于四六者豈不知蓋出于一時之憤氣不

暇精思爾熙寧初張扶（挾）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說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鬬鷄聯句感恩隗始（皆摭故實）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常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進士褚載投贄于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荅曰曹興之圖画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執持太過翻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荊公評文章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

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
翁記是荊公無疑也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
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
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画記退之亦不能為
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
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
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
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
名醉為號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
謫官來此稱醉翁翁早有德心與耆年同又云意古
容容公年四十號翁醉翁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
直出涎昧始氣豪一吐闔闔蓋謂公寓意于此故以
為出涎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
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荊公
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
諫議知審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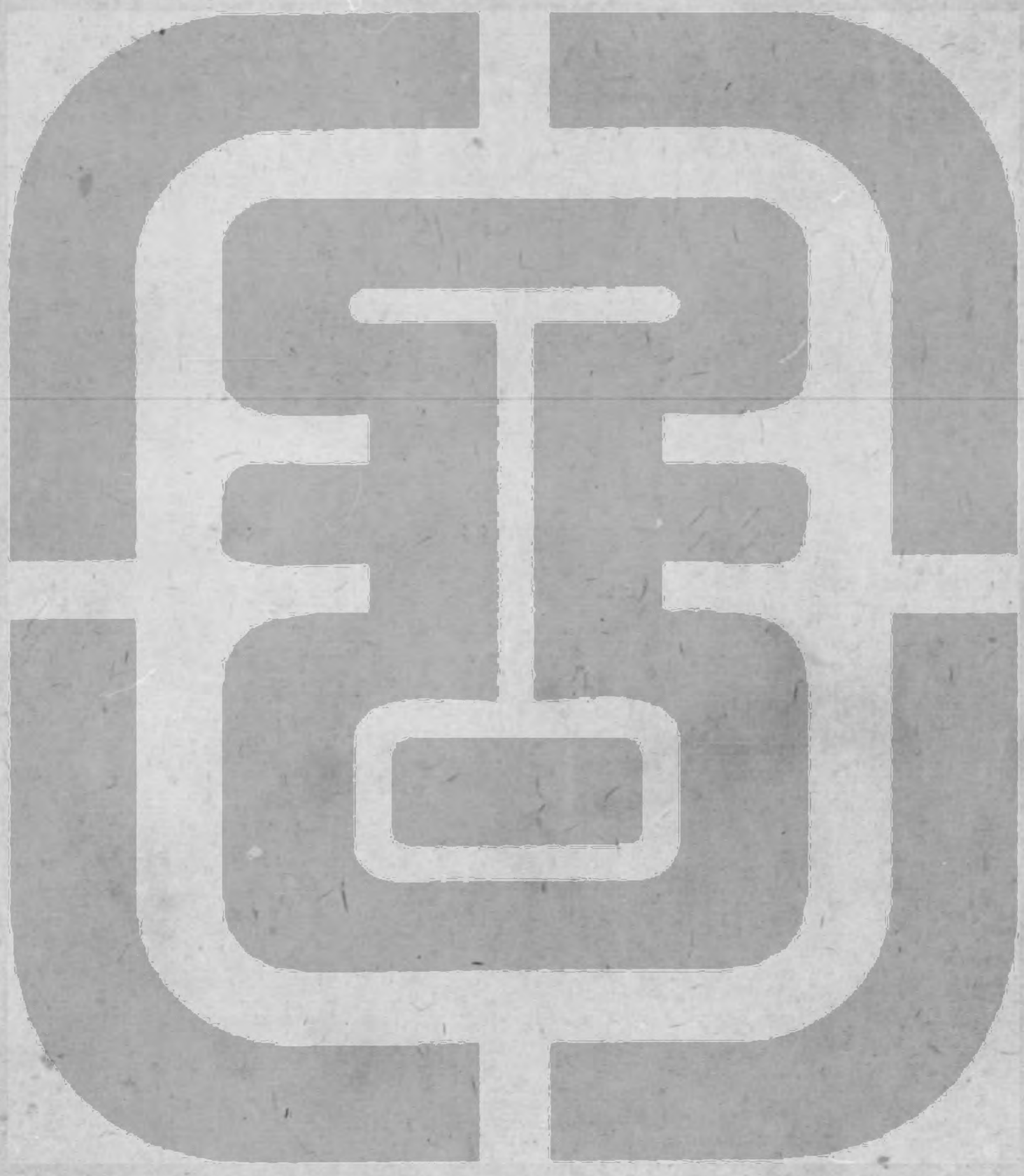
朕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押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時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為某州司理目韓康公宣撫陝右河東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群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固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府初置入廂乃辟為都廂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舉為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劉 尹京赴上幕府階墀持正獨否劉大怒表聞得旨臥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階墀蓋太宗真宗為牧時講此禮今輩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而開封府尚仍舊例未當大理鄉求對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平除館職到館後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

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頴有憂色蓋憂其已甚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殿一
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
蔡子正為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入舜韶君
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潜隨夜雨消
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云陰不見日食四句
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劉知幾史通因習篇云昔漢代有續東記於是府本遂沒荀龔所作而進之兒且錄他文不去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東雜工宜去荀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裁之以為口實三後案後漢書文苑傳荀龔字元甫以善文記出名史通所引具乎懷注中　四庫提要中所稱不去荀龔用此事也附識焉末以備遺忘　丁巳正月十三日雪窗呵

凍書　祖庚

東國通鑑 四十四之四十五